

政治經濟學
帝國主義部分參考書



中南財經學院政治經濟學教研組編

1958年8月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

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時候，集中了全國的財富，總計有幾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資本，這就是官僚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峯，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被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繫，或者聯繫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於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

分人，即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国帝國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們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們的反动傾向尙能影响群众时，我們应当向着接受他們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工作，打击他們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与經濟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与壟断資本主义，只是地主階級与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資本主义，不是消灭小資產階級与中等資產階級。由于中国經濟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資產階級与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义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內，还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經濟的分工，还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經濟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們在整个国民經濟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业資本家。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員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工商业者，不待說，是应当坚决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資產階級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經濟命脈的巨大的国家資本，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則在一个頗长時間內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經濟，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及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險。对于土地革命后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經濟，也是如此。对于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采取过左的錯誤的政策，如象我們党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劳資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絕對不許重复的。这些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綱上有一条規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說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及一切小的与中等

的資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說，新中国的經濟构成是：（1）国家經濟，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經濟；（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經濟及小的与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經濟。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經濟的指导方針，必須緊緊的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劳資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針、政策、办法都是錯誤的。

列寧的帝國主義研究和現代資本主義

（續）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 列·阿·列昂節夫

、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

寧列在說明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時着重指出：壟斷統治代替自由競爭，是从旧的資本主義过渡到帝國主義的过程中在經濟上的主要現象。自由競爭变为同它相反的对立物——壟斷，以及壟斷在社会整个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地位，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特征。

寧列研究了壟斷統治代替自由競爭的多种表現，指出了許多資產階級分类者特別熱心研究的某些壟斷形式的次要差別只具有从屬作用，問題的實質就在于：从壟斷前的資本主義过渡到帝國主義，是在資產階級社会經濟形态範圍內由其整个发展进程准备好的一种質的飞跃。寧列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阶段”一書中引用了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說明“由量到質的轉變，由发达的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轉變究竟表現在哪里”。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使生产社会化。寧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帝國主義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他指出壟斷統治怎样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尖銳到极点。帝國主義意味着生产社会化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这种社会化是在私人占有这种对抗形式下进行的。在商品生产基础

上成长并发展起来的壟断，使資本主义經濟的混乱現象、无政府状态和盲目的自发势力达到了极点。列宁在談到壟断的决定性意义时着重指出：帝國主义时代在某几个工业部門中形成起来的壟断，使全部資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現象更加严重、更加剧烈起来。这就給壟断資本主义的一切方面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記。結果，按照列宁的著名說法，少数壟断資本家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比先前更要百倍深重、百倍显著、百倍难受了。

不分析銀行的新作用，就不能十分完整地了解壟断的力量。列宁在对工业中的資本和生产的积聚过程以及对工业壟断的形成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了銀行事业也是用类似方式发展的。只有注意到把工业和銀行交織在一起的复杂的財政联系网，才能了解“散处各方的資本家”是怎样集合成为掌握社会一切財富的“一个集体的資本家”。在外表上表现为次要的和从屬的作用的銀行作用发展到巨大的規模以后，就使得一小撮壟断資本家有可能毫无限制地支配大量的資本和决定資本主义世界的命运。

生产社会化与駭人听聞的資本压迫并存，与獲得生产力巨大发展一切成果的一小撮財政巨头的无限权力并存，这就是帝國主义的景象。竞争和壟断的相互交錯，是帝國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竞争产生壟断，壟断反过来又产生竞争。壟断統治使竞争变得更加殘酷，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壟断統治使割裂資本主义經濟的无数的失調現象和矛盾糾纏为一个駭人听聞的症結。

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积聚，引起了相当少的大企业和最大企业的迅速增长，而数百万小企业同这些大企业比較起来，則愈益起着从屬的作用。列宁在援引美国在1909年調查的生产积聚的总計数字时写道：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生产，差不多有一半是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十的企业手里！”在德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以后的发展进程，完全証实了列宁的結論。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已經大大推动了生产积聚和資本积聚，同时也

大大推动了壟断組織在資本主义国家生活各方面压迫的加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資本主义的腐朽在其总危机条件下的加剧。是同社会生产越来越多地加速集中在壟断組織的手里分不开的。这是在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化日益加剧和原料供銷市場問題非常尖銳的条件下竞争的极端紧张化所必然引起的。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爆发得特别深刻和特别持久的各种經濟危机也促进了这一点。其次，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特征的資本主义工业生产机构的經常开工不足，也促进中小企业的加速破产和灭亡，促进比較不穩固、比較不坚实的联合的瓦解，使它們为更强大的托拉斯和康采恩所吞并。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的空前加剧，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壟断組織压迫加重的主要因素。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資本主义社会中壟断組織的无限統治权更大規模地扩大了，战争使得許多中小企业倒閉或变为大壟断組織的分号。壟断組織在榨取千百万人的血汗养肥自己以后，又吞并了战争年間靠国庫，即靠广大納稅群众建立起来的許多企业。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康采恩廉价占有70%的用国家資金建立起来的企业。这样的大康采恩目前在美国总共才有250个，而它們却控制着美国2/3的生产能力。

关于現代資本主义的書籍，充滿了描写在經濟中占主要地位的一小撮大壟断組織貪得无厭的統治的事实。早在本世紀初，美国就被称为托拉斯国家。目前，这种說法更是千真万確的了。只要进行以下的比較就足夠了。1901年，拥有2億美元以上資本的工业公司只有4个。1951年，資本超过10億美元的公司已有15个，資本为5億美元的公司有30个以上。

在列宁写帝國主义論的著作时，在德国統計中是把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企业作为大企业，在美国統計中是把年产值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作为大企业。列宁从这些材料的分析中得出結論說，几万个巨大企业簡直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几乎一无所有。現今的生产积聚材料，不是同拥有50个工人的企业有关，而是同拥有500甚而1,000个工

人以上的企业有关；不是同年产值100万美元的企业有关，而是同年产值为数千万、数亿美元的企业有关。

银行事业的积聚，必然引起大银行壟断资本家的产生。列宁的这个結論也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証实了。在美国，20家最大银行的存款額在1900年占全国所有银行的存款总额15%，1929年占19%，1939年占27%，1952年占29%。在英国，5个最大银行的存款总额在1900年占英国所有儲蓄银行全部存款額的28%，1916年占37%，1929年占73%，1952年占79%。在法国，6家儲蓄银行的存款在1952年占法国所有银行存款总额的66%。

在2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美国著作中所作的估計是耐人寻味的，这种估計就是：“如果大公司和所有一般公司的财产繼續以1909—1929年这20年的年平均速度增加，那末到1950年，各公司的全部活动将有70%由200个公司来实现。如果在今后20年内保持1924—1929年这一时期的較快增长速度，那末各公司的全部财产将有85%操縱在200个巨大联合的手里。要使200家大公司掌握所有公司的全部活动，实质上即掌握全部工业活动，如果以1909—1929年的速度計算，只需要40年光阴，如果以1924—1929年的速度計算，只需要30年的光阴。如果大公司的这种增长和国民财富的这种增长从現在一直繼續到1950年，那末到这一时期末，国民财富将有一半是由大公司控制的。”①

应当承認，作这种估計的著作，与我国一句有名的諺語（“沒有不說錯話的預言家”——譯者）不同，他們是本国的真正預言家。实际情形甚而超过了他們的估計。美国一批經濟学家在1946年受美国参議院的一个委员会的委託而編制了一本評論集“經濟积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所引証的数字也証明了这一点，該書刊载了美国各經濟部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积聚水平指标，这些指标就是：

“45家大运输公司占有的运输工具为全国所有运输工具的92%。

① 小阿道尔弗·貝尔、加登森尔·斯·明斯：“現代公司和私有制” 1932年版，第40—41頁。

联合有許多公用企业的40家大公司占有的資金达公用企业所有資金的80%以上。

17家大人寿保險公司占有資產达所有的人寿保險公司的全部資產81.5%以上。

0.1%的公司得到的純收入占有公司的純收入總額50%。

不到4%的加工工业公司得到的純利潤，占有所有加工工业公司的純利潤總額的84%。

全部工业产品价值至少有33%是由这样4家大公司生产的，他們把个别产品的生产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控制了美国此种产品75%以上。

全部工业产品价值57%以上是由这样4家大公司生产的：他們把个别产品的生产集中在自己手中，生产了美国此种产品50%以上。”①

1954年劳工研究会在紐約出版的“億万富翁康采恩”这一本小册子中，对于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在美国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进行了詳細的分析。到1952年底，这类公司共有66个。这本小册子中指出：“这66家公司在美国66万多家公司总数中占很小的比重（0.01%），但是1952年所有公司的資產有28.3%是属于这66家公司的。因財政联系，女儿企业（通过参与制）控制着所有公司全部資產的75%以上。”这些大联合，大多数是同某些主要財团有联系的。八大財团（摩尔根、洛克菲勒、杜邦、庫恩—洛伯、梅隆、芝加哥、波士頓、克利夫兰）的資產總額为1,214億美元。

正如壟断报刊对財政資本（它不仅吃小魚而且吞并相当大的企业）的吞并过程所称呼的那样，最近十年在美国发生了名符其实的“合并”流行病。該报刊在1954年底載称：从1945年起，共发生了約7,500起相当大的工业公司的“合并”；这些公司的資產數額巨大，为150—200億美元，即占有所有工业公司全部資產的10%左右。

① 約翰·布萊爾、赫·浩格頓、穆·曉茲：“經濟積聚和第二次世界大戰”，1948年版，第74—75頁。

从1952年起，在新的共和党政府下，“合并”浪潮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成为广大各界人士談論的对象。在1955年1月公布的参議院司法委员会小組委员会編的关于动力工业的壟断組織的报告中，特別談到这个浪潮。这个报告中指出：“从1950年起，加工工业和采矿工业中的掠取和合并康采恩的速度几乎增加了3倍。数字証明这个合并过程也扩大到銀行資本方面，因而越来越多的沒有分行的小銀行就变为較大的銀行的分行，而較大的銀行就合并为更大的体系。”这一結論从下列数字中得到了証实，这些数字說明数千个小銀行倒閉了，或者是被主要財团控制下的大銀行吞并了。

例如从1920年到1954年底，美国的商业銀行总数从30,000家减少到14,200家。从1945年到1951年共发生了580多起銀行的合并和小銀行为大銀行吞并的事情；1952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100起，1953年发生了116起，1954年已达到207起。有数十億資金可資周轉的最大銀行的作用和意义特別迅速地增长起来。1944年美国资产超过10億美元的銀行共有17个；到1952年底这样的銀行已有22个。1955年春发生了許多起大銀行的合并，合并的結果，建立了三家銀行巨头：资产为76億美元的“大通銀行”，资产約为67億美元的“紐約第一国家銀行”，资产为25億美元以上的“銀行信託公司”。

財政資本巨头有时候对于被它們吞并的較小企业的悲惨命运也假装表示同情。例如“通用電氣公司”前付總經理狄奧多·克·庫因在1955年1月討論美国总统經濟咨文的国会联合委员会上曾經談到“合并”浪潮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过程。庫因承認“小的独立企业”正在进行着他所断言的“悲惨的防御的斗争”，并且不会維持多久。他說：大公司“使我們的社會变得类似某种美国封建制度，归根到底，好象是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但是生产积聚規律在其他各資本主义国家里也同样发生作用。資本主义发展的这些確定不移的規律，到处引起壟断組織在經濟生活一切領域內日益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統治，引起壟断組織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不断加重压迫。例如在英国这个最老的資本

主义国家里，壟断組織的产生和占統治地位，比年輕的資本主义国家稍晚些。但是英国的生产积聚过程，归根到底也使得大公司和最大公司占优越地位，使得壟断的惡魔在工业、商业、銀行业中形成和发展。

1935年英国加工工业中，工人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共有540个。1949年这样的企业已有890个，工作人数达200万人以上，占加工工业工人总数1/3。生产积聚在英国也引起了壟断統治。早在1935年，在40个重要工业部門中三个最大的公司就控制了全部生产60%以上。目前，几个相互密切联系的公司控制着全部鋼产量90%左右；三家公司壟断了几乎所有的电气設備生产；在化学业中，“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完全控制着重要产品的生产。“維克斯”軍事托拉斯占有許多軍需品工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厂以及冶金工厂和化学工厂。“尤尼萊佛公司”有10億美元资产，平均每年有37億美元周轉額；它拥有600个女儿企业，雇用24万工人。

在西德，1952年股份公司的全部資本有74%属于大股分公司（資本1,000万馬克以上的公司）。到1955年，这些大股分公司的資本在全部股份資本中占的比重已增加到80%。在矿山工业中，全部股份資本有90%属于最大的企业，在黑色冶金工业中有81%属于最大的企业。在石油工业中有99%属于最大的企业。繼承化学托拉斯的三个公司的資本，超过西德所有其他化学工业公司的資本2倍。在电工器材工业中，八大公司占有股份資本82%；其中属于最大的公司——“德国电气总公司”和“西門子公司”及它們的女儿公司的股份資本，占电工器材工业全部股份資本75%

在法国，目前鋁的全部产量都集中在一个公司的手里；80%的染料生产控制在一个公司的手里；75%的造船业归两个公司所有。三个公司控制有：72%的水泥工业，90%的輪胎生产，65%的制糖工业。汽車的总产量中有96%是在四个公司的企业里生产的。五个大公司对掌握有70—75%的鋼生产、90%的石油加工工业、50%的棉紡織工业。根据1952年的官方材料，法国的全部工資有48%以上是由占企业总数0.5%的大企业支付的。根据1951年的材料，所有50万个公司中，

1,449个股份分公司就占有全部周轉額的一半。

在日本，根据1952年的資料，五家大康采恩在自己手中集中了68%的鋼生产、72%的水泥生产、93%的人造絲生产。

在一些較小的資本主义国家里，也发生着类似的过程。例如在奥地利，目前5,000家拥有250名工人以上的大工业企业，生产着占全部产值2/3以上的产品。在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中，有80—90%的工人和職員是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里做工的。在电气工业、建筑工业、炼鋼工业以及机器制造业中，有50—60%的工人和職員是在500人以上的企业里做工的。在制糖工业、紡織工业和化学工业中，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職員是在250人以上的企业里做工的。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壟断組織的統治，必然变为財政寡头的統治。財政資本对其他一切資本形态的优势，意味着財政寡头的統治地位。在每个資本主义国家里，一小撮財政資本巨头毫无限制地支配着經濟生活。“亿万富翁康采恩”这本小冊子的著者在描述了66家亿万富翁公司在美国經濟中的統治地位之后写道：“这66家亿万富翁公司中有許多公司的經理是同一个人，这是由于銀行資本和工业資本的合并而产生的財政寡头的生动例子。在这个特权集团里共有127个人，其中每个人都是两个以上的最大公司的經理。銀行家是工业公司的經理，而工业公司在大銀行的董事会里又有自己的董事長。他們合在一起就体现为財政寡头。”

英国也和美国一样，銀行壟断巨头和工业壟断巨头实行私人联合。由147个經理組成的所谓英国銀行“五巨头”的領導人物，担任1,000多个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和財政机关的經理职位；三个石油康采恩的經理，担任91个不同的銀行、投資托拉斯和保險公司的經理职位，而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十个公司的董事，則担任55个不同財政机关的經理职位。

40年前，列宁在叙述德国財政寡头的統治地位时指出：这个国家是由将近300个財政大王操縱的，同时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地减少。4年前出版的“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复兴白皮书”这个調查書中，对西德

的經濟狀況作了如下的描述：

“但是只要仔細地看一下幕后情況和檢查一下誰在股分公司里發號施令，馬上就會相信相當少的一夥人經常參與所有重要的企業。這一夥人的數目並不多，在西德總共才40—50人，但他們是財政寡頭，亦即是幾個在西德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獨占統治地位的最富有的家族。”^①

在奧地利，銀行巨頭和工業巨頭的私人聯合可由下列1954年的資料來說明：25個最大的巨頭擔任276個股分公司的領導職位；他們控制着180個股分資本約為24億先令（占奧地利股分資本總額72%）的公司。這25名財政寡頭的代表，平均每一個人都擔任11個重要職位，控制約等於1億先令的股分資本。他們占有冶金工業、機器製造業、建築工業、制革工業的2/3的股分資本。在銀行、電力工業和國內其他經濟部門中，他們擁有3/4的股分資本。

列寧指出，當馬克思寫“資本論”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以為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規律”；以後，當壟斷已成為事實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又在那里編著大堆大堆的書籍，來敘述壟斷現象的個別表現，同時繼續斷言好像是“馬克思主義已被推翻了”。現在又出現了相似的情況。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企圖推翻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增長的生產積聚的事實，然而他們的辯白是多麼貧乏和軟弱無力。有什麼不被他們冒稱為臭名昭彰的“分散”呢！

美國一些康采恩把自己的工業企業從新英格蘭的工業區移到種植園主和半奴隸主的美國南部，這就是一種“分散”。另一些康采恩極力避免把大批工人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把企業的各部分配置在各地，這又是一種“分散”。最後，某些軍事工業公司按照純戰略上的想法把自己的企業從大中心弄到外地，這是第三種虛構的分散。實際上，類似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無法解決的深刻矛盾，它同

① “關於德國帝國主義復興白皮書”，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51年版，第97頁。

生产积聚的一般规律一点也不矛盾。

生产的迅速积聚就在于：生产集中在越来越少并且是越来越大的现代工业大亨(康采恩和托拉斯)手里的过程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辩护者的诡计和辩白又一次表明列宁过去所说的话是多么正确，当时列宁指出：诡辩主义者抓住一些个别的很少可以作为特征的现象，把它们同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现象对立起来，并且在同样可靠的基础上得出与现实毫无共同之点的结论。

谁能否认垄断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垄断组织在经济方面的压迫是那么大、那么明显、那么不容置辩，以致使资本辩护士的变黑夜为白昼的一切作法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种作法通常表现为企图在好像是博得好评的大企业活动和受到各种斥责的恶毒的托拉斯之间确定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差别。大家知道，在很早以前就变成典型的托拉斯国家的美国，有完全伪善的、从而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反托拉斯的法案。在臭名远扬的谢尔曼法案通过11年以后，西奥杜·罗斯福总统在1901年12月3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承认：“旨在反对托拉斯的大部分法案，如果不是完全徒劳无益的，那末同时就是非常有害的。”

反托拉斯法案是现代资产阶级伪善行为的产物。威尔逊在1912年的竞选运动中，在论证托拉斯法案时却脱口说出托拉斯是一种“目的在于摆脱竞争的协定，而且是一个大的兴业活动，即经过竞争考验的并且在知识和节约费用方面获得胜利的兴业活动”。好象是可以找到不是最激烈的破坏性竞争的产物的托拉斯，另一方面，好象是可以找到不想摆脱竞争的“大企业”！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继续齐声同赞臭名远扬的“私人积极性”和“进取自由”。同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证明垄断统治的那些确定不移的事实。在垄断统治下，资本主义的这些“不朽的福利”早已毫无内容，变为虚构之物。在不久以前布鲁京研究所出版的一本著作“大企业”中所承认的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在这本完全是辩护性的著作中可以读到下列几行字：“许多美国人坚决相信竞争条件下的兴业

活动方法，他們从来也沒讀过馬克思的著作，虽然如此，但是他們还害怕馬克思的預言，即害怕营业組織的积聚会加速以競爭为基础的私人資本主义的瓦解。”

壟断組織的压迫是这样严重地侵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致使資本主义的奴僕們想尽办法来否認、掩盖或粉飾这丑陋的实际情形。他們甚而不愿使用“壟断”、“寡头”这类字眼。他們用更加模糊的字眼——“少数管理”来代替它們。在广大人民群众愈益不滿托拉斯的无限統治的条件下，資產阶级的奴僕們便散布一些“資本民主化”、“人民資本主义”、“民主資本主义”等等虛伪的理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論是彻底粉碎此种資本主义辯护者的企图的武器。

可以作为証明的是，各种“人民資本主义”理論在壟断組織的专橫非常明显的美国特别流行。这些理論，实际上是重复了改良主义者在本世紀初散播的捏造。这些改良主义者援引小額股票的发行量或儲蓄銀行小額存款人数的增长来宣揚資本“民主化”。列宁早在二十世紀初，在“俄国經濟生活的片断”这篇論文中就粉碎了資本主义辯护者用儲蓄銀行存款人数增长的数字来“証明”資本“分散”、資本家“消失”的企圖。列宁指出：

“这些小額存款人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大資本的分散，而是意味着寥寥无几的‘人民’存款也归自己支配的大資本的实力的加强。”①

正如小額股票的出現或小額存款人数的增长一点也不能阻碍資本积聚在少数人手里的確定不移的經濟过程，一点也不能阻碍財政工业巨头的实力的增长一样，現今的“人民資本主义”歌頌者所引証的事实也絲毫不能限制財政寡头的实际統治。

資產阶级經濟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引用下面这句话：股票占有在現代資本主义国家中好像是已經普遍到这种程度，几乎每个工人都成了資本家，或者至少在最近将来就要成为資本家。然而，事

① 列宁：“俄国經濟生活的片断”，見“列宁全集”第6卷，俄文第4版，第78頁。

实彻底粉碎了这类的捏造。

英国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斯·阿朗諾維奇在其1955年出版的著作“壟断組織。不列顛壟断資本主义概論”中，根据对官方統計資料的批判性分析得出如下的結論。英国2,200万个家庭的总数中，持有股票（不論什么样的股票）的家庭不到125万，即只占家庭总数6%。同时大部分股票属于极有限的大股东阶层沒有：5%的股东持有的股票占全部股票的62%，而1%的股东則占有全部股票的1/3。

列宁斥責了把“积极性自由”和“私人进取心”吹得天花乱墜的資本主义辯护者。他同时着重指出：存在有自由競爭并且能够培养积极性和进取心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早已让位給大生产和壟断統治了。而在壟断統治下，競爭意味着对絕大多数居民的进取心、积极性和热情施行空前的殘忍的鎮压，意味着竞赛为財政欺詐和壟断組織的独裁統治所代替。实际生活也完全証实了列宁的这个結論。

列宁把硬說壟断組織能够消除如生产无政府状态、競爭、危机、失业現象这一类資本主义毒害的論断称之为資产階級奴僕（他們無論如何也要粉飾資本主义）的愚蠢的廢話。只要从现实出发，就不能否認下面这一事实：現在，即二十世紀中期，資本主义的所有这些不可医治的疾病，具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的破坏力量。

可以作为証明的是，連資本主义集团的报刊有时也不得不承認改良主义者关于“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捏造是毫无根据的。

例如，英国“銀行家”杂志1954年12月号登載了一篇关于美国年末經濟情况的論文，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汽車工业中的困难毫未消除，但是它們企圖借以消除困难的方法，却可以作为美国工业怎样对待这类問題的很好說明。在‘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这两大工业公司之間进行着爭奪統治地位的激烈斗争。它們在出产新型汽車和进行各种改良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迫使‘力量小的’公司（包括象‘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这样在美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都認為是大公司的公司在內）后退。这就必然引起生产縮減和失业現象。美国的失业現象，特别是半失业現象，一般說來在頗大程度上是美国

工业經常競爭的后果。”

列宁逐步地探討壟斷組織扩大势力和扩大影响的道路。財政資本在全世界撒下自己的联系网和从屬关系网。它奔驰在整个地球上，到处寻找最大的利潤，使人民群众窮困下去，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各个未加冕的財政資本大王从經濟上分割世界，是各列強瓜分世界領土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強盜侵占所有“自由的土地”的基础。由此产生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激烈斗争。为重新分割已經分完的世界而展开的斗争，是資本主义壟斷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

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闡明了国际壟斷組織的真正作用和意义，这种組織的形成，表明了資本积聚和生产积聚的新阶段。壟斷組織在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統治，必然产生这个超壟斷組織（列宁把从經濟上分割世界的国际壟斷資本家同盟叫做超壟斷組織）。

列宁对国际壟斷組織的分析，彻底粉碎了資本主义辯护者的虛构。这些辯护者断言各国壟斷資本家关于从經濟上分割世界的协定好象是和平政策的工具，好象是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各国人民的和平关系开辟前途。实际上国际壟斷組織的全部活动表明：各壟斷資本家同盟正是由此而进行着斗争。国际卡特尔实行的世界經濟瓜分，当各卡特尔参加者之間的力量对比关系發生变化时，必然引起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斗争的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况而經常变化，但是这种斗争的本質却是不变的。

国际壟斷組織的全部历史，完全証实了列宁对这种組織所作的評價的正確性。不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国际壟斷組織所起的作用决不是和平工具的作用。恰恰相反，国际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活动，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产生。在从国际壟斷組織的秘密档案室取出公布于世的許多文件中，揭露了出卖千百万人血汗和生命的真正毒恶的情景，暴露了为着一小撮財政寡头的最大利潤而无情地玩弄許多民族命运的情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各国壟斷資本家的协定，又作为“冷

战”、軍备竞赛、毒化国际气氛的臭名远扬的“实力政策”的动力之一而重新出现在国际生活舞台上。在这方面，只要提一下作为产生北大西洋公约的方针的产物并且起着这个公约的特殊经济基础作用的臭名远扬的“欧洲煤钢联营”的作用就足够了。

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对于了解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整个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把钥匙。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本质进行的全面分析，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为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投资范围、争夺所谓一般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的深刻根源。过渡到帝国主义，意味着各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已经完成，因而重新瓜分世界的問題就被提到日程上来。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最后必然变为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列宁写道：“‘世界霸权’，简言之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战争乃是这种政策的继续。”①

这一结论被历史的整个进程所证实。正是争夺世界霸权的狂妄企图，才鼓舞了各帝国主义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冲突。如果忽略了各主要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那末也就不能了解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准备好的并由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因。

这种建立自己的世界统治的企图，是现今时期最有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集团所构思的新世界大战计划的基础。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象一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探照灯一样照亮了在帝国主义宗主国发生的过程，也照亮了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发生的过程。它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从而它给予占人类大多数的并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奴隶枷锁下的千百万人以争取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强大武器。

侵占殖民地，企图用征服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办法来建立世界帝

① 列宁：“論对马克思主义的諷刺以及論‘帝国主义的經濟主义’”，見“列宁全集”第23卷，俄文第4版，第24頁。